

冬

袁朝庆

踏着乡间小道的薄雪，携带着一缕梅花的幽香，冬，如同突然造访的诗人，叩开了季节的大门。
农历的十月，夏季繁华的梦，仍在深秋的梦中延续。

冬的品性

叶柏成

西北风吹着口哨，气温下着楼梯，从二十几度下到十几度，又下到几度，一夜之间，天空忽然矮下来几尺，夜晚漫长。清晨起来，冷气一个劲儿直朝脖颈灌，穿上了保暖衣、棉袄，依然会感觉有一种寒气偷袭着脸颊、耳朵、裤脚。

壁崖上最后一抹红叶，告别了枝头的小鸟，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柿子树、柑橘树也摘下了挂在胸前引以为傲的勋章。
冬，是一位哲人，面对深邃的哲思，最喜表达的蛙，不甘人后的金蟾，都停止了喧哗。

望降到了最低，整个世界大了起来。
在夏季，万物都在伸张，挤压着别人的空间，充斥着浮躁、欲望和争抢；秋季，彰显了的志得意满，仍在登高的路上攀爬，却收获了无尽的迷茫；冬，冻结了所有的故事，鱼虾潜入深潭，草虫停止歌唱，但却如寒夜的清辉皎洁明澈。

冬，一派萧索，万籁俱静，是让你听见内心的声音，删繁就简，不事不抢，让你的世界变大。冬，没有春花的妖娆，没有流淌的绿意，却有芦苇摇曳的诗意。冬，无法告诉你远方的风景，但却陪你走好脚下的路。
冬，不是季节的老去，而是生活的一次退让。冬，是穿越千年的编钟，耳边回响，是山间流出的醇酿，醉人心脾，是火塘永不熄灭的炉火，点燃希望。



正月里来是新年 王关伟 作

我被刚刚发生的场景温暖着，感动着。忽然想起十多年前一个冬天，自己在一个叫书堰的村子里下学的途中，遇到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年纪轻轻的，在外地煤矿打工，突发意外，煤矿塌方，他不幸双腿致残，回到家乡以后，他自强不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养活自己，在学校旁边办了一个小卖部来维持生活。我看到他这种近况，就把他的故事说给退休在家的母亲听，母亲听后便与我商量拿出钱来，为他做一件实事帮他，为他购买了一把崭新的轮椅，我专程步行三公里山间小径，把轮椅送到他的小卖部，扶着他坐在这辆崭新的轮椅上，他激动地抚摸着轮椅的把手，微笑着望着我，连声道谢，眼眶里流出了冬天的一缕暖阳。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十多年，每每想起当年的情景，我的眼睛就会潮起一阵薄雾，这薄雾是做了一件好事之后，自然流淌的幸福感动。

雪花那个飘
忽而三九天，却不见雪花飞舞的景象。早晚寒冷，午后艳阳，暖如春三月。不知怎么？让我想念那个有雪有诗的年代。“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歌声似乎又在耳旁响起。
那是十多年前隆冬的雪，三天两头就是一场大雪，好像赶趟儿似的，悄无声息地覆盖了大地。漫天的雪花，纷纷飘落而下。犹记早起踏雪上学，雪光刺眼，寒气逼人，依然提着火药踩着雪，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快乐惬意。雪满原野，农舍的院墙头，鸡棚上，乡场的草垛，田野的麦田，道路旁的树木，门前的山坡上，就连小院旁桐树上的喜鹊窝，像个毛茸茸的雪球挂在树杈上。

瀛湖 第1429期

雪花那个飘

任文

冬是人间生活的考验场，更是人性的试金石。遥想在千里冰封，白雪皑皑的边疆，在四季皆是白雪的雪山高原上，在寸草不生零下四十多度的极寒之地，我们英勇顽强的边防战士，昼夜手握钢枪，终日很少与亲人团聚，始终坚守着祖国的边防防线，捍卫和平，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安宁祥和，他们犹如一道纵横万里的万里长城，永远矗立在冰雪严寒中，屹立不倒。日夜保卫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他们永远是新时代中我们最可爱的人。

顾客，插好安全带。车行停下，上车下车的乡下人，一个个客客气气，笑容可掬，好像春天里温暖的阳光。
洛南秦唐街公园，人来人往，说说笑笑，脸上洋溢着阳光般的笑容。一大早，穿着鲜艳服饰的妇女开始每日的舞蹈课，音乐响起来，舞步动起来，舞蹈《我们的生活充满着阳光》，这是县老协组织百人跳舞迎元旦的节目之一，她们正在加紧排练，精心打磨，活力飞扬。公园绿地那边是山城市民生活的“后花园”。青草、花木，形态各异的景观造型，将自然景观与人文元素巧妙融合，休闲设施，徒步绿道，让人亲近自然，驻足流连，放飞梦想。

印象中最热闹的还是老城的河街，自洞子口往东，依次是国营理发店、食堂、百货大楼、土产公司、临街的特色商铺。私家商铺卖的东西自然不能和百货公司的比，但按时在早上拆下门板收摊上木板，那整齐划一咋咋有序的节奏是一个非常唯美电影镜头。记忆中河街街道两边是卖菜菜农的天地，他们翻山渡河背篓挎筐从四面八方早早来到这里，并按不成文的规定整齐排列到位，一筐筐一筐筐晶莹剔透的蔬菜，是老城人开启一天美好生活的序曲，也是菜农们起早贪黑收获满满的一天。
河街里孩子们寻求知识的圣地是新华书店，那里也是我最为喜欢和消磨时光的地方。当然不是去找考试复习资料，而是去买最新版的小人书。记忆中《三国演义》等小人书印刷的精彩绝伦，每一本都让人爱不释手。不少“野性家”都准备下手凑齐了在同学中进行摆摆，若凑齐了当个“娃娃头”便不用招兵买马，前来投奔看书的娃儿们能排一个下午。

旬阳老城入梦来

薛小斌

作家刘亮程曾写道：我们在梦里时，醒来是随时回来的家乡。而在醒来时，梦是遥远模糊的故乡。
旬阳老城，就是时常在我梦里的一座城。
时光如白驹过隙，离开老城已近三十年。我在老城上幼儿园、念小学，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后来搬到了菜湾新区居住，仍时时被老城一种独特的魅力所吸引，常常徜徉往来于老城之中。再后来随着上学和工作渐渐离开了家乡，便更少去到老城，但在我心中旬阳老城却越发像一位造诣高深德高望重的老道人，时常心生拜谒之心。
这座被两条同样源自秦岭深处的悠悠旬河与滔滔汉江环抱交汇处的古城，自汉江南岸望去像极了一艘乘风破浪征伐远航的巨型航母，青山绿水环绕呈“金线吊葫芦”之状，以名扬海内现“太极阴阳鱼”奇景的城，狗沉我内几多往事。
旬阳老城三面环水一面依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仍然保留了最完整的城池结构。城以洞子口为腰眼，堰子口为咽喉，分为老城主城、炮台、黄坡岭和连接上渡口的一部分民居（俗称羊房街）。传统意义的老城就是指洞子口往东的城；城以中心文庙和县衙为中心，以西门为主城，南有汉江，北面和东面有旬河护卫，城墙靠县衙街一圈，居民和高埠建多条羊肠石径盘旋而上下，南北东西错落有致的按坡度排列形成看似凌乱但井然有序格局，下城、上城层次清楚，天然易守难攻，固若金汤。
光绪《洵阳县志》记载：汉水之滨，山势以黄梓岭而下，忽若峰腰，突结冈峦为县城。洵水从秦岭来，绕城三面而入汉，其中楼台层叠，有如画图。清人的上述方志描述精确而简洁。
“峰腰”堰子口便是老城的关键地标。实际上它是位于老城一处四通八达的窄巷子，一处五条羊肠小道交织在此的“命门”之地。此地东进老城主城区和西至炮台黄坡岭，南下河街上渡口，北沿豆腐巷菜湾，还有一条自河边的峭峭小路去往一处悬崖道观，可去观赏丹凤街书之景和怪状峭峭石壁上的古老药树。“堰子口下去河街(活该)”，这句歇后语几乎是旬阳老城人烂熟于口的对不成器人的调侃了。位于堰子口的六家巷口曾经有家电器铺，几十年前的大多数流行磁带都在那里购买，如今那些纯真的音乐载体都成压箱底的“文物”了。
从堰子口往东门依旧是逼仄的青石板路和一户户紧挨的民居直抵西城门口。城门口古旧斑驳极具沧桑感，越越时光的城门口就抵达衙门口了。过去的衙门口各种办公单位办公之所，依次是中医院、县委、县政府以及公安局、粮食局等办公之所，那时几乎所有的机关单位都云集在老城的城墙上，形成了旬阳老城持续很多年的行政文化教育医疗中心。正是由于这一系列“公家单位”的集中，也便成就了老城好几十年的热闹和繁华。
老城其间老建筑最为恢宏的当属旬阳文庙。进入文庙可见一松栢参天，院落雕梁画栋，院落左右对称，汉白玉龙浮雕雕栩栩如生，文脉之风绵绵不绝。更有传说文庙与大河之南的文峰塔塔对面对应的文星塔遥相呼应，以致从古至今旬阳人才济济，层出不穷。在文庙作为县博物馆期间，传奇文物多面体精雕孤印、象牙算筹等国家一级文物原件曾经在这里展出，轰动一时。早在文庙内，随着墓葬文物的发掘就已经证明了旬阳老城在仰韶文化时期已具初步梁架，旬阳老城的文脉实证是根基深厚了。
城门附近的城墙旁边住的都是老城的老住户，有的房子估摸有几十年的房龄。深宅大院在老城并不多见，最有特色的是两层的沿街木板楼。儿时的伙伴家有些旧居就在老城，这种木楼居住玩耍十分惬意。房屋冬暖夏凉，建造的精致优雅，不知是不是同一批能工巧匠在此所建？年幼是曾不时看见有站在木楼眺望汉江的美丽倩影，那个画面定格以后，就深深印在了脑海，久久难以忘怀。当然，老城并不都是木楼，往江边也有一些石板房，甚至在上渡口一带竟还有许多草房。可能是外来的住户，抑或是不大的城从上而下，越靠近汉江就有水患之险，在那物资匮乏的年月上渡口一带频遭水患，房屋简陋自是必然。

